

20世纪之交的 三峡宜昌

第一部

李亚隆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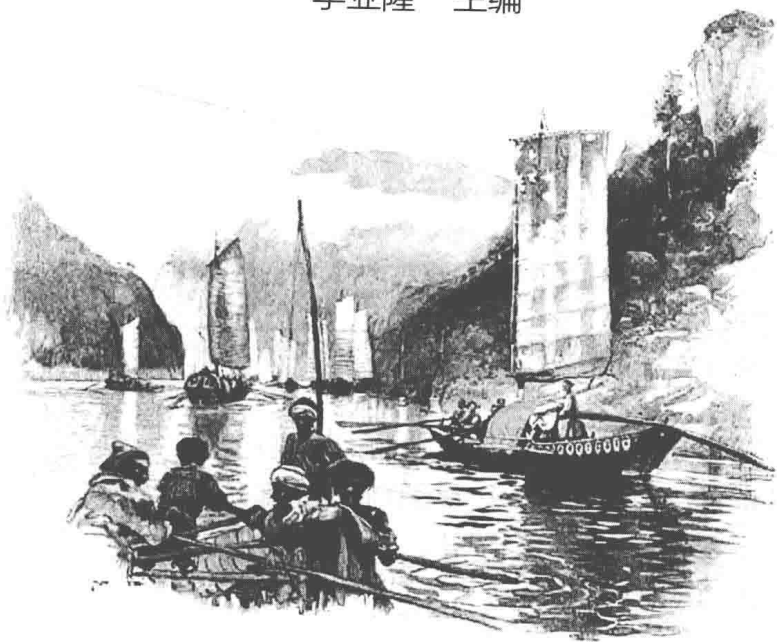
跟随**20位**欧美的**旅行探险家、地质学家**找寻百年前
峭壁之上**险峻的古栈道、劈波斩浪的行船、高唱号子的纤夫**等自然景观、人文生态
记录**三峡往事**的**稀世之作**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世纪之交的 三峡宜昌

第一部

李亚隆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世纪之交的三峡宜昌. 第一部 / 李亚隆主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2

ISBN 978-7-5034-8624-1

I. ①2… II. ①李… III. ①三峡—概况—宜昌—20世纪

IV. ①K92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78745号

责任编辑: 张春霞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63千字

版 次: 2017年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李亚隆

副主编 李 瑜 蔡建国 席 敬

译 者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鲁蒙 刘祯华 李诗敏 李怡然 李建辉

李 瑜 张 林 柳 萍 杜 蕾 段延芳

席 敬 唐洪伟 徐婉洁 麻 芊

编 务 何新华

序言

倾听历史声音 讲好宜昌故事

《20 世纪之交的三峡宜昌》（第一部、第二部）是宜昌市第五届政协文史工作的收官之作。本届市政协文史工作无论是辑数还是字数均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取得了标志性成果，创下了“三个第一”。第一次系统收集整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志性工程的百年史料，推动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合作，编纂近 2000 万字的《三峡工程史料选编》；第一次支持系统收集整理宜昌抗战历史，完成 7 卷 8 册 158 万字、774 幅图片的《宜昌抗战史料汇编》；第一次系统组织翻译百年前欧美人士关于三峡和宜昌的英文书籍，出版《20 世纪之交的三峡宜昌》。

这两部书是热爱家乡的情感之作。这两部书得以面世，源于北美宜昌同乡会会长李瑜对家乡的深厚情感，缘于年初与他一次微信联系。在那次联系中，得知他对宜昌文化有很深入的研究，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谷歌电子书库、互联网档案库等处收集到了一批百年前欧美人士撰写出版的与宜昌有关的英文书籍，一直想把这些书籍翻译成中文，让更多人所知，并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部分著作的翻译。

《20 世纪之交的三峡宜昌》（第一部、第二部）是奉献家乡的合作之作。此次翻译工作由市政协主导，三峡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承担了主要的翻译工作，共翻译了 55 本书的节选，八九十万字。由于大多数是西方人写的游记，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从事不同行业的工作，有着不同的文化水平和背景，加之百年来三峡宜昌地区许多老地名已消失，又因原书中大多采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法，这些都加大了翻译的难度。为了翻译准确，翻译团队做了大量的人名、地名的

考证工作。难能可贵的是翻译团队全部利用的是业余时间，是无偿劳动，就连寒暑假也没休息。翻译工作得到了市外事办公室的有力支持，李瑜参与了后期校译工作。出版工作得到了中国文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仅用短短一个半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流程。

《20 世纪之交的三峡宜昌》（第一部、第二部）是纪录家乡的珍贵之作。19 世纪末 20 世纪之初，是宜昌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时期，由于民族的灾难、战争的损毁，这个时期留下的文史资料十分有限。本书为我们再现了当年珍贵的绘图、照片和记录性文字，是对宜昌近现代历史文化的一次珍贵的补白。本书翻译节选的欧美人士对百年前三峡宜昌地区地质地貌、山水风光、人文风俗、古迹建筑、经济社会的描述，对于研究宜昌历史，扩大对外交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认识价值，必将为建设宜昌未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由于著书者的写作动机多为游记，他们的记录难以跳出视野局限、时间局限和空间局限。

知史重在鉴今。宜昌先辈那些求知探索、无畏艰险的精神至今仍然鼓舞着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当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推进改革开放，始终不渝地坚持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续写宜昌灿烂辉煌的明天而合力奋斗！

是为序。

湖北宜昌市政协主席 李亚隆

2016 年 11 月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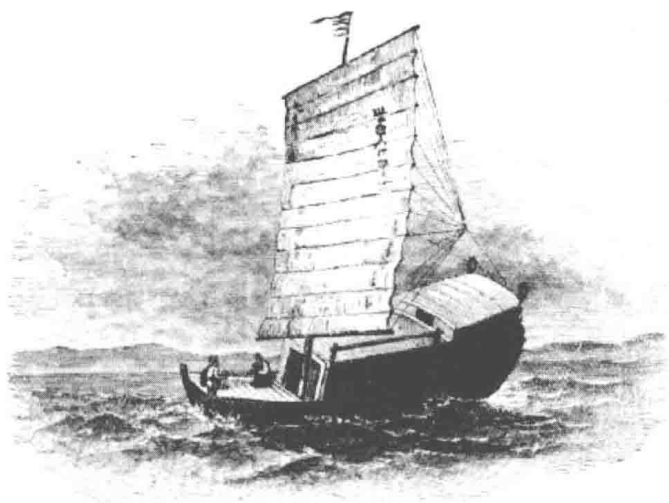
- 001- 在扬子江上度过的五个月
- 037- 8天时间完成了最后40英里的航程
- 041- 斯文豪扬子江上游考察报告
- 047- 一位穿长袍扎辫子的商业先行者的旅程
- 065- 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像
- 081- 金沙江
- 101- 穿越扬子江三峡
- 171- 峨嵋之行
- 185- 在中国西部的三年
- 195- 龙的故乡
- 215- 扬子江上逆流行舟
- 229- 穿越中国来到冰雪的西藏

- 265— 漫游与随想
- 271— 海关人员 1890 年秋从宜昌到重庆的旅行
- 307— 西藏之旅日记
- 313— 在扬子江上行船打猎
- 319— 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的游记
- 329— 带着照相机游历中国
- 347— 扬子江流域记事
- 355— 亲密接触中国

在扬子江上度过的五个月

汤马斯·莱特·布莱克斯顿 (Thomas Wright Blakiston) 著

李瑜、李怡然 译



托马斯·莱特·布莱克斯顿 (Thomas Wright Blakiston, 1832年—1891年) 是一位英国军官, 探险家和自然学家。他出身于名门望族, 祖父是马修·布莱克斯顿爵士。1857年到1859年他参加了加拿大西部的一个探险考察活动, 加拿大沃特顿湖国家公园里的最高峰“布莱克斯顿山”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1859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被派驻在中国广东。1861年, 布莱克斯顿组织了一次“扬子江上游的探险”活动, 计划通过长江穿越中国的腹地, 到达岷江, 然后穿过四川和西藏, 到达印度西北部。他们1861年2月12日离开上海, 坐船沿长江而上, 经过宜昌和三峡, 于同年5月25日到达离上海1800英里的四川宜宾市屏山县。由于那时这个地区有许多暴乱, 不安全, 他们不得不在5月30日回撤, 于7月9日回到上海。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地, 布莱克斯顿一行还是比其他欧洲人向扬子江上游多走了900英里。他绘制了一份非常准确的汉口到屏山县这一段的长江河道图, 于1861年发表, 获得1862年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皇家勋章。他在1862年出版了这本《在扬子江上度过的五个月》(Five Months on the Yang-Tsze), 记录了他这次在“世界上最伟大的河流之一”探险的经历。这本书在发表后的50年间一直是研究扬子江地区的权威资料和教科书。

1891年10月15日布莱克斯顿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因患肺炎去世, 终年59岁。

(1)

[译者注：1861年英国军官布莱克斯顿组织的“扬子江上游探险”是一次私人探险活动，主要由四个人参与：布莱克斯顿，第十七枪骑队的沙瑞尔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H. A. Sarel），爱尔法德·巴顿医生（Dr. Alfred Barton）和美国新教圣公会的西瑞秋斯基牧师（Rev. S. Schereschewsky）。西瑞秋斯基牧师担任翻译。他们在1861年2月随英国海军的一支舰队从上海出发，经过南京到武汉。其中的细节在此省略。]

从上海出发一个月以后，我们到达汉口。汉口离上海588英里^①。在到达的第二天，英国海军舰队司令詹姆斯·侯普爵士^②去拜会湖北的总督^③，在会见中把我们的探险计划明确地提出来。派克斯先生向总督大人暗示，我们这支小队伍是通商条约^④签订后第一个想到内陆去的欧洲队伍，如果有中国官员陪同，对大家都有好处。总督大人马上指定一位军官护送我们直到他的辖区边界。不仅如此，他还我们在从上海领事馆得到的护照上签字，并承诺会通过陆路给四川总督写封信，让四川总督继续关照我们。

舰队司令决定在接下来的航程中，除了他的旗舰“乌木号”^⑤之外，只带另外一艘炮舰，但答应用拖轮的方式把我们带上。于是我们租了一艘可以装载我们探险队的舒适客船，签订合同，以45块钱的船资送我们到宜昌。

费了一番周折租船的人才让船老大明白他必须当天让我们租的帆船停在炮艇的旁边，这样我们才能把行李从炮艇上转过来。他似乎不能理解我们的意思，不过他总算按我们的要求做了。在下午的时候，当大部分军官都跟随司令去拜访中

① 英里或哩（mile）是用于英国、美国、前英国殖民地和英联邦国家的长度单位。1英里 = 5280英尺 = 63360英寸 ≈ 1609.344米 ≈ 1.609344公里。

② 詹姆斯·侯普爵士（Sir James Hope，1808年3月8日—1881年6月9日），又译为贺布，英国海军将领，1879年授英国海军元帅。1859年—1862年任东印度及中国舰队司令。

③ 应是湖广总督。1855年至1867年的湖广总督是满洲正黄旗官文，别名王儒。

④ 是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天津条约》。

⑤ 乌木号，英国海军舰艇。

国官员时，我们已把行李搬好了。可是帆船的船老大不同意我们的做法，他说船没有准备好。他非常生气，像个疯子一样咆哮。幸运的是，我们没有翻译，所以只有采取“实际”点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困难，当时他正好站在舷梯上，我们就把一个大箱子放到了他的头上。这方法非常有效，那些中国船工们马上开始干活。在一些英国水兵和我们的锡克族随从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把东西搬好了。转头再找那个老船长，他已经闷闷不乐地回到自己的船舱。我们给了他一杯烈性的格罗格酒，算是表示与他和好。那一天剩下的时间我们都没有再看到他。

傍晚的时候我们都到“库珀号”^①上参加告别宴会，所有的人都祝我们一路顺风，探险成功。在大家正兴高采烈的时候突然听到尖叫声——“有人落水了！”军官们急忙离开宴会桌，军舰上的几艘救生艇被吊放到水里，马上开始搜救。但是夜太黑，水流很急，搜救的船往下游搜了很远也没有找到那个可怜的落水者。他是沃德中校舰艇上的一名船员，是从许多人中挑选出来的。他在中国执行过许多困难的任務，却不曾想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愉快的行程中丧生。这一定是上帝在显示他的威力，告诫我们是多么的微小无力，多么的脆弱。这个不幸的意外让参加宴会的所有人变得心情沉重，我们提前结束了宴会，和所有的朋友握手告别，离开“库珀号”，回到我们自己的帆船休息。我们的帆船已经用大缆绳拴在“乌木号”的船尾。

3月13日是，不太吉利的一天，我们这支缩小了的海军舰队顶着风和浑浊的水流向西南方向前进。载着测量人员的“巨人号”^②在前面引路。

我们在汉口的时候准备了许多食物，有鸡鸭、鸡蛋、面粉和煮食物需要的木炭。除此之外，“库珀号”的博德中尉（现在是上尉）在侯普司令的指令下，很友好地为我们提供了军舰上储藏室里有的咸肉和饼干，和从军官餐厅里拿来的许多其他必需品。所以我们在帆船上吃的第一顿早餐非常丰盛。唯一不习惯的是我们使用的锡铁盘子比较深，不方便正常使用餐刀和叉子，迫使我养成了一个到现在也改不了的使用刀叉的习惯。我们选择这种深的盘子，是为了让它既可以用来吃肉，也可以用来喝汤。因为预计会在陆路上走很长的路程，我们尽量把行李控制到最少。我们安慰自己我们还有更多更困难的路要走，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盘子。

① 库珀号，英国海军舰艇。

② 巨人号，英国海军舰艇。

我们这支小考察队终于单独在一起了，相互之间有了“旅途同伴”的感觉。我想每个人都会把同伴的外貌和表现放在脑海里反复思考，以形成第一印象。我也是这样，虽然不是特别在意，但还是会观察别人的某些特征。如果从一个人的表情，说话的方式，书写的笔迹来判断一个人，我可能会认为月亮是由绿奶酪做的。

整个上午的天气都不好，乌云笼罩，下着雨，除了近处的河岸之外，什么都看不清。沃德中校和他的水兵们在我们前面测量和探路。这种天气一定给他们增添了不少麻烦。中午的时候我们经过了金山，它就在右岸的金口下游。然后我们进入了扬子江流域的广阔平原，它的北面是连绵几百英里的山峦。河岸很低，偶尔出现的小村庄才使得两岸的景色没有达到“非常单调乏味”的地步。一路都有海豚^①跟随我们，它们看起来似乎喜欢和汽轮进行游泳比赛。它们对缓慢行驶的木船习以为常，但对陌生的汽轮非常好奇，因为我们在的这片水域以前从来没有欧洲人建造的船只航行过。我们已经超越了1858年额尔金^②伯爵在他的扬子江考察中到达过的最远处。实际上，我们已经到了除了那些乔装打扮的传教士之外，没有其他外国人到达过的中国内陆腹地。看到我们的木船在侯普司令的军舰拖引下快速前进，我们的那个老船长觉得很惊讶。他用绳子把自己的这条老船绑了又绑，生怕被轮船拖散了架。

一路上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在河两岸用“抄网”^③捕鱼。这种“抄网”很大，设计很巧妙，可以慢慢放到水里，沉到水下，一直到坐在岸边抽着烟的捕鱼人认为有鱼进入网里，或者刚好抽完一袋烟，他才用一个杠杆把渔网从水里升起来。如果有不幸的鲈鱼落入网中，渔夫就会用一个绑在长竹竿上的渔网兜把它捞出来，然后用杠杆把大网再放入水中。这些渔夫一般都在岸上搭个小棚子，用来遮风挡雨。这种“抄网”也可以装在船上，这样打鱼的地方就可以经常变动了。

在扬子江的这一部分，我们看到许多木排。它们通常有200到300码^④长，

① 应是指长江中的江豚。

② 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 12th earl of Kincardine, 1811年—1863年）英国贵族，伯爵，俗称小额尔金。1846年任加拿大总督。1857年7月任英国对华全权专使，并率领一支陆海军赴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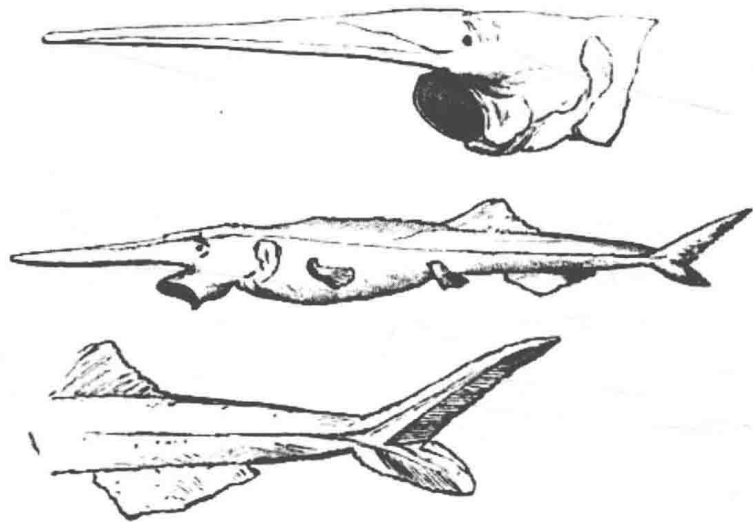
③ 宜昌人把这种捕鱼工具称为“搬罾”。

④ 1码（yard）约0.91米。

但大都是分段的，如果需要，可以很容易就分开。在上面建有很简陋的棚屋，是放木排的人居住的地方。当我们的舰队从旁边通过时，炮舰激起的波浪拍到这些木排上，那些木排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都跑出来看，满脸惊异和钦佩。看起来最让他们感到惊奇的是炮舰没有船桨却能航行，他们看不到在水下的螺旋桨。在汉口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用这种木排运下来的木材，在汉阳有很多造船厂。自从扬子江开放给外国人通商，从汉口到上海的扬子江段就可以看到欧洲的商人们的巨大木排，有的有 600 英尺^①长，但木材都比较小。

当我们下锚休息时，一些小船从岸边划过来卖鱼，价格很低。其中有些非常好吃。我们只买了一条，因为它的外形很奇特。巴顿医生的画比我的文字更能描述它。它有 3 英尺长，嘴巴很大很突出，呈钟形，头后面 12 英寸的地方有些突起物，看起来有点像星鲛鱼或者是鲨鱼。生物学家也许可以认出它的种类。

关于扬子江的英文名字有很多种，“大洋的儿子”、“伟大的河”、“蓝色的河”和“金沙江”等，我必须说明这些都是根据不同河段的中文名字翻译而来。“大洋的儿子”是根据“扬子”（“洋子”）翻译的，其正确性值得怀疑。



巴顿医生的画

① 1 英尺 (feet) 约 0.3 米。

在第15天的早上，在前面引路的“巨人号”搁浅了，后面的“乌木号”马上停下来倒车，和它拖着我们的帆船撞上了。不过还好没有造成大的损坏，只是让它摇晃得很厉害。

3月15日下午4点钟左右我们的舰队来到洞庭湖和扬子江的交汇处，在汉口上游123海里。关于洞庭湖，我们知道的不多。在南面有许多出产红茶的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是湘潭，在湘江的边上，湖南省的南部。在这里茶叶被收集起来，加工给外国市场。这个地区到广东的交通原来是通过“梅林关”，但在汉口被打开成为通商口岸以后，货物通过水路运输到广东就更方便了。湖的南边有一座小山叫“大君山”，上面出产一种专供中国皇帝用的茶，它的价钱据说要6400个铜钱一斤，而且有钱也买不到。湖西边的常德和东边的长沙，是湘潭的两个附属港口。在湘江左岸的新特也是个很繁荣很重要的地方。湖南省的宝庆^①也可以从洞庭湖经水路到达，据说是汉口市场上煤炭的供应地。

舰队司令詹姆斯·侯普爵士决定他的舰队不在扬子江逗留了。他带领这些在英格兰制造的军舰，“绕过世界的海角”，在一个对外国人非常封闭的国家的腹地里前进了800英里，撕破了扬子江的“封条”。他做得很好，可以带着所有的荣誉返回了。我们原来希望他的军舰还可以把我们的船牵引着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在得知侯普爵士的这个突然决定时有些失望。我们有三小时的时间来写些信件让舰队带回去。三小时之后，军舰的蒸汽机发动了，我们和军舰上的朋友们最后一次告别。我们在帆船上升起一面红色的旗帜，向“乌木号”和“巨人号”告别。他们回了三声汽笛，螺旋桨发动了，我们的船桨也摇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军舰上升起旗语，“祝探险成功！”就这样，我们留下来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前进。

(2)

接下来的15个星期我们的船在中国的腹地前行。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其他欧洲人。在讲述我们的经历之前，我先说说我们队伍的成员。在

^① 邵阳，旧称宝庆，是中国湖南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位于湖南省西南部。

离开上海时，我们的成员是四个欧洲人、四个锡克族人和四个中国人。后来其中的一个中国人生病了，就让从汉口来的海军舰队把他带回去了。留下来的三个人，一个是位中国“书生”，或者称为“先生”，他是随西瑞秋斯基牧师一起来的。另外两个是担任仆人的男孩，或者称为“小伙计”，他们名叫“贵贵”和“炳贵”。这四个锡克族人是第十一旁遮普步兵团的印度兵，是英军总司令官霍普·格兰特爵士^①派来给我们的。格兰特爵士从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他非常希望我们的探险成功。

当我们这支探险队在筹建之时，是想利用《天津条约》里“英法人士可以自由在中国内地游历”的条款，穿过中国到西藏，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西北部。我记得这个主意是我们中的两个人（沙瑞尔中校和我）同时想出来的，然后第三个人（巴顿医生）认为他自己迟早也要这样做，放弃了收入丰厚的医生诊所事业，也马上加入这个充满新奇和冒险的活动。开始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找到一位合适的翻译，但由于我们准备时间很短，几乎不可能找到合适的翻译。不过在最后时刻，通过美国教会的负责人布尼主教^②的中介安排，一直想到中国内地游历的西瑞秋斯基牧师决定加入我们的队伍。就这样，本来想花钱雇用翻译的我们居然找到一位同样希望探险成功的人加入。这次探险活动完全是私人行为，虽然我和沙瑞尔中校是英国军官，但我们都请了假。这次探险虽然最后没有达到原来预定的目标，但我们探查测量了 900 英里的扬子江航道，而且我们到了离入海口 1800 英里的扬子江上游。我们到达的地方，毫无任何贸易迹象，是除少数假扮成中国当地人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之外，没有其他欧洲人到过的地方。后来由于西部局势动荡，我们无法继续前进，不得不返回。

关于我们这个“扬子江上游探险队”的人员就不多说了，我们只有几天时间来准备，但在朋友们和神通广大的“银子”的大力帮助下，我们准备好了枪支弹药、帐篷、用品和食物。其中一个成员根据他以前到喜马拉雅山北部的经验，制造了一艘便携式的船，他认为是一个必需的装备。我必须给欧

① 詹姆斯·霍普·格兰特爵士，GCB (Sir James Hope Grant, 1808 年 7 月 22 日—1875 年 3 月 7 日)，1860 年任驻港英军司令，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远征军司令。战后获 GCB 勋章。1861 年任印度马德拉斯司令。1865 年回国，出任军需总长。1870 年任艾迪索特司令。

② 布尼主教，William Jones Boone (1811 年—1864 年)，中文名文惠廉，美国圣公会主教，中华圣公会创始人。

洲的读者说明一下，“银两”（一两白银）是上海所有商业交易中的常用货币。我们准备的科学仪器包括一个八英寸的航海定向仪，三棱镜罗盘仪，袖珍指南针，温度计，单筒望远镜和双筒望远镜，和两个由上海的朋友提供的无液气压表。我们找不到质量好的袖珍型的航海精密计时仪，只好花高价买来一个比较次等的。顺便说说我们在旅费上的准备，我们每个人都带了几百个墨西哥“鹰洋”银元，其他的钱都是银锭，有1800银元（合成400英镑）。在武器方面我们准备得充足，有剑，猎枪，后膛上弹和枪口上弹的两种长枪，以及左轮手枪。帐篷很小，是按我们自己的图案制成的，毫无疑问这些帐篷在西藏的高原上会是非常有用的，但后来的结果是，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些帐篷打开过。我们带的食物主要是铁听装的汤，酱，胡椒，芥末，黄油，一块火腿，巧克力，茶，盐和一些腌渍的蔬菜。我们发现腌渍的蔬菜是出乎意料的有用，我强烈建议以后的旅行者考虑带它。对于肉类食物，以及糖、大米、面粉之类的，我们准备在当地购买。我们行李中最重的是弹药。我们的想法是宁愿在开始的时候多带些子弹，即使后来扔掉一些，也好过在生死攸关的时候缺少弹药。我们带了一些小东西作为礼物，比如小刀和剪刀。我们在路上也把多余的洗漱品作为礼物送出去。我们带了两小桶白兰地，准备在走陆路的时候享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啤酒和葡萄酒，准备在水路行程中饮用。可是我们过早地把这些啤酒和葡萄酒喝完了，所以在我们沿途绘制的行程图上出现了“无啤酒航道”和“最后一瓶酒河段”这些奇怪的地名。我们从军舰上拿了一袋饼干，以预防出现买不到面粉或者厨子生病这样的情况，但我们的随行仆人中有一人是个非常棒的面包师，所以在我们回程的时候，那袋饼干还剩一半没吃。我们的货物中有一些中文的传教用的书籍。厨具，锡铁盘子，几个铁皮做的火炉，可以折叠的行军床，和我们的马鞍马具，虽然很累赘，但对这样的探险活动来说，却是必要的。

侯普爵士的舰队在强壮的浪涛的推动下向大海的方向驶去，最后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我们让舰队带了一些信给我们的朋友们，告诉他们我们正式向西藏进发，目前一切都很顺利。这些信的落款是：“岳州^①，洞庭湖的入口，汉口上游150英里，1861年3月16日。”

① 今湖南省岳阳市，古称巴陵，又名岳州。